



Culture & History 锦水

08

成都日报

锦观



2025年3月11日
星期二

情感

外婆桥

□王玮浩

微信里，留着563天前外婆发来的“鸡汤”，简短的一百多个字，人啊，当时却懒得读完。

我还记得，小时候外婆拉着我手时的温度；我还记得，外婆牵着我在家门前那座小桥行走的一步一步；我还记得，外婆第一次使用微信时的无措……如此笨拙种种，却又如电影一幕幕生动地在脑海里演绎，清晰如昨。

时光的车轮滚滚向前，只留一行飞扬的尘土在空气里逐渐淡去。我已长成了个“半大小子”，那个在外婆身后嘟着嘴一蹦一跳的小男孩，如今已比外婆高出了整整一个头。外婆再要牵起他的手时，他会躲开，并责怪外婆他已不再是小孩子，那个在外婆眼中永远长不大的小外孙，如今也已不再想要倚靠她瘦弱而坚实的臂膀。

但当那个矮小而坚实的身影真正离我远去的那一刻，我止不住自己的泪水。

外婆患上了老年痴呆，妈妈说病情进展很快，那些美好而温馨的记忆，都慢慢蒙上一层灰色。她再也无法触摸那些带着淡淡芬芳的回忆了。此刻，她如同一只在海上漂泊的小船，在茫茫的浓雾间迷失了方向。

再一次见到外婆，她蹲在家门前的那座小桥旁。天空中乌云滚滚，桥下那条潺潺的溪流，一如童年回忆里那般明亮，外婆打量着我，如同看着一个陌生人。她的身形仍如从前，脸上一条条黄沙梁勾勒出岁月，可不知为何，那个慈爱的、温柔的、能干的外婆消失在眼前，此刻的外婆，像一个五六岁的孩童。

我伸出手，外婆却向后退去，的确，此刻的我对于外婆来说，无比陌生，仿佛两条兀自流淌的河。我多么渴望那个熟悉的外婆，会用力握住我的手，念叨着我平日里懒得答复的嘘寒问暖。想着，外婆却走远了，跨过那座桥，眼睛里，脑海里。

呆立在原地，一颗雨珠坠在脚边，摔在小桥的石板上，粉身碎骨。雨幕映着，映着一次又一次，外婆牵起我的手，慢慢越过那座桥。我望向雨中模糊的小桥，岁月在外婆的脸上留痕，也给这座石桥留下了一块块松动的石砖，如同老人晃动的牙齿；也留下了一块块斑驳的青苔，如同老人稀疏的白发。

桥如我的记忆在雨中战栗。大雨倾盆，我低头看去，脚下水洼之中，落叶与污泥紧抱在一起，在层层涟漪里，有明灭掩映的几颗星星。雨落无声，可它们却在呻吟，它们都哭出来了吧；它们也许一样很痛，很痛吧；它们也许一样望着，像我望着外婆桥一样，等待一只有力的大手牵我走过去吧……

笔落于此，望向窗外，雨还在下，滴滴答答地说话，用自己的身躯叩响我的窗。我的外婆，你听得见吗？



锣鼓响。子恺 绘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主编：蒲薇 责任编辑：蒋蓝 美术编辑：钟辉

爱与温暖

□王兆胜



名家

我们生活的世界，不能没有爱，有爱才有温暖。衡量一个人是否幸福，主要不是看多少钱财与权势，而是有没有爱，内心有无温暖。我出身贫寒，青少年经历过坎坷，但一直都不缺少爱。有了爱的滋养，我的人生如向日葵般充满阳光，有一种达观快乐和积极进取的精神。

亲所需的衣物、药品、钱都由妻子想到和邮寄。那年，父亲来京，也是妻子陪着到天安门照相；我姐姐的女儿在北京读书，妻子总是先将外甥女的学费与生活费提前备好。前几年，我弟弟重病，做了多次手术。当他周边的人都离得远远的，弟媳的娘家连个问候都没有，我妻子却几次给我的弟弟打针，救他的命。妻子是山东人，过年过节仍保留给我家人寄东西的习惯，她亲自购买、包装、邮寄、联系，让我心中充满感激与温暖。

岳父母是早于我的妻子认识我的。与妻子结婚前，我与她父母是多年的老朋友，通信有近百封。我与岳父母之间是那种友情、亲情叠加的真情。上大学前，作为朋友的岳父母开始挂念，直到我安全回家才放心；平日里我很有用，岳父母总不厌其烦叮嘱我，早睡早起，不熬夜，要细水常流，将身体放在首位。网络发达后，不写信了，我养成与岳父母至少隔天通视频的习惯，一旦等不到我的消息，老人就会打电话问我，知道一切均好才释然。岳母说：“我和你爸一直没把你当女婿，是当儿看待。”这话对自少失去母爱的我来说，是极温暖的。

三

友情让我的人生充满温情。一面，从小学、高中、大学、研究生，到同事及其文友等，我均有好友，有的一直保持深厚情意，像金子般没有变质；另一面，除了男性朋友，我还有很多女性朋友，而她们的友善常让我感激。

熟知老友如烤面包一样散发出沁人心脾的香气。我读书多年，同学也多，虽然时光流转，岁月不居，我们都到了退休年龄，然而，友情却经久弥深，有大地的芬芳。晨起，打开微信，就有老同学问候。有的是祝福语，有的是歌曲妙音视频，也有的是自做的诗词歌赋，还有的是创作的书画作品。我一向希望别人好，在分享老同学喜悦时，幸福指数大大提升。当同学朋友得到我的喜讯，也会大加赞赏，并写出“好得很”“酷得很”等字眼，心中倍感温暖。一位朋友说，人与人的友爱中最难得的是“惦念之情”，这是个充满善意美感和让人心动的词。作家刘焯园临终，给朋友留下一信，其中充满友爱、惦记、留恋、期望。当朋友告诉我，焯园走时通过他给我留话，说他要说的话都在告别信里。当我读到焯园那些记

评论

一张纸与一座城的千年交响

——读章夫三卷本《交子》

□林赶秋

(1250—1276)，也把一座宋代城市(南宋首都杭州)当作切片放在显微镜下观察，琐碎周详而敏锐透彻，也是从海量的第一手中文史料入手，以文学性的描述为主，渗透着作者的洞察力与问题意识。

最主要的问题是，交子为什么偏偏诞生在成都？章著试着用上卷《货币篇：千年交子的智慧之道》来透析、回答。上卷从一株树(楮树)讲起，然后这棵树怎样变成一种纸(楮纸)，这纸又如何升华为“一张神奇的纸币”(楮币)，一路引经据典，出集入史，于众人思虑不到处下议论，先抑后扬，娓娓道来。各种典故、故事、事件，纷沓而来，如山阴道上行，如在鉴湖镜中游，几欲读完而后快。

笔走龙蛇之时，章夫有一些遣词造句亦颇有趣。鉴于“四川从唐代起就是造纸中心”的中外共识，他觉得：“成都人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禀赋，继锦官城、车官城之后，可以认为，锦江河畔又多了一个‘纸官城’。”车官城渐渐隐入尘烟，被遗忘了在故纸堆里。锦官城，则由蜀锦的风行天下、唐诗宋词的反复吟唱，而保留为成都最写意的别称之一。纸官城，虽然是历史上之所无，但也可以成为逻辑上之所有。

成都人悠久的历史禀赋，文物上的证据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的金沙时代，金沙遗址内出土了一件良渚式玉琮，若当时没有“蜀商”的介入，这种穿越千年、跨越万里的交流是不可想象的。而文献上的证据至少可以追索至《史记》，张骞(前164—前114)出使西域之时，在阿富汗北部的

大夏国惊讶地见到了蜀布和产自邛崃的平竹杖，若当时没有“蜀商”的介入，这种名副其实的国际远程贸易也是不可想象的。

遗憾的是，这些创造惊世之举的蜀商却未能留下姓或名。章著中卷《成都篇：天府之国的生存之道》站在“一眼望不到头的荆棘之路”上追问，为何“几千年下来，有名有姓的蜀商却是稀薄如斯、模糊如斯——像雾霭深处的谜团”？瞧，这又是作者问题意识的强烈表露。

中卷由“交子时代”的成都官员群像到北宋见于著录而现今又被成都政府拈出来重新打造的“十二月市”，再从一枚铜钱的命运追踪到“残书中若隐若现的蜀商背影”，最后落脚到“蜀道”与“世道”，既宏大叙事，也特写细节，仍然延续的是章夫上一部作品《窄门：公元1718—1911，一卷贯穿、成都满城的历史断章》的显著风格。章夫绝不安于就事论事，往往在依序行文之际，突然宕开一笔，像一个由点瞬间摇到面的广角镜头，又如电影情节推进中乍然插入一回忆场景，又似过山车大起而大落，故意将读者的注意力猛地打断，带到别处，暂离主题。然则这种暂离又非离题万里，而是相关知识点的铺陈与普及，回过头来，全部皆为主题服务。

实际上，在古代汉语的语境之中，这种写法是非常普遍而习以为常的。清代学者阎若璩尝谓：“古人文多连类而及之，因其一并及其一。”远若《庄子》，近如《水经注》，都是这种笔法，取岭断云连之势，腾挪跳荡，将哲理、地理及其相关的历史、传说交织在一起，古今虚

十分吃力，于是，跟她打招呼，主动帮她。当我把物品送到老人家门口，竟发现她与我同住一个楼。这事虽小，也把我累得不轻，但心中甘美。

儿子向我讲了他助人为乐的故事。去年，他一人出国旅行，在某机场转机，一位女性既听不懂别人说什么，别人也不明白她的话，于是急得团团转。正好，儿子听得懂，女士说的是提格雷语，于是解决了问题。

有意无意能帮上别人，特别是在异国他乡，用自己所学帮到陌生人，最为爽心快乐。在帮助他人时，也帮了自己，因为这里面藏着丰实、快乐、幸福。

五

人有人情，物有物语。只是人们听不懂“物”语，无法感知它的爱与美。在与物的交流中，我们同样能感到一种特别的爱与温暖。

动物之爱令人动容。一只老鼠为救出被洪水淹没的窝里的孩子，竟能三番五次冒险进出；白天鹅会冒死冲进天风的旋涡，舍命救出柔弱的天鹅；一条狗面对生死，会奋不顾身舍命救主；还有小马向人求救，让陷入泥潭的母亲脱离困境。

植物也有爱，有大爱。粮食以自己的命，有时是用粉身碎骨的方式为人裹腹；一棵植物也很有用，一棵草为牛、羊、猪、兔所食，这些动物再满足人的口腹之欲；一棵大树能保存水土，提供阴凉，供给木材，还能遮风挡雨，成为大树下人们谈天说地的倾听者。

石头看似无生命，实则心中有火与温暖。古人通过石头相击取火。由石头垒起的房屋成为人们温暖的家；石之美者谓之玉，那些五彩石是美好人生的装饰品；一部《红楼梦》更是山盟海誓与海枯石烂的不变誓言。

我收藏了很多木头与石头，常和它们一起玩，用心与其交流对话。当由干木头做成手串，经耐心、细心、爱心把玩，在珠圆玉润的流转中，原本丢失的树木的生命又被唤醒，有难以形容的流光溢彩和灵光闪现。石头经过上手把玩，久而久之，它会变色、有光、成形、优雅、温润可爱。有人说，石不能言最可人。其实，石头能言，还会对爱它的人说心里话。石头更是人的老师，在谦卑心中，我们能听到石头心里发出的密语，比如安定、坚贞、无言、沉稳。

当飞鸟长途跋涉，累了、困了、饿了，树木与山石就会为其提供驻足。石头以其沉稳坚定，树木以其丰实多姿，特别是一只倦鸟栖息于树的枝头颤动，就会让人感慨，木石是多么有情有意和仁慈啊！

住进木石盖起的温暖房间，腰挂光彩照人的葫芦，手捧丝绢般的紫砂壶，品尝红宝石色的普洱茶，让目光抚摸承载着时光岁月的木质家具与五彩石，生命的爱意与温暖就会油然而生，也溢满天地间。

生命如流水般匆匆过眼，不舍昼夜。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如此。其差异只在于，有的悲观，有的乐观。我们要在悲感与乐感中获得平衡，知道人生苦短，然后知足，再然后是快乐。因为从“悲”中才理解生命真义，于是，放弃不合时宜的幼稚幻想，但我们却不会因悲而“伤”，而是从“悲”中获得真正的觉醒，好好善待这难得的一生。

如果爱是一道光，我们要乐得去享受它，也要感恩于它，还要学着去做它，成为它，将得到的爱与温暖给予他人，也还给天地万物。

王兆胜，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审。



《1024—2024：世界第一张纸币交子诞生地成都，以及千年来的世界》。

对整个中国版图而言，山盘水绕的西南躲藏着一个地广土丰的平原，平原上安放着一个底蕴深厚的成都，真有一种天造地设的别致与大美。纵，历史悠久；横，沃野千里。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成都也在同一时期，蝶变成了宋朝繁盛之区，其城里的生活程度可以跟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

交子面世一千周年之际，作家章夫隆重推出《1024—2024，世界第一张纸币交子诞生地成都，以及千年来的世界》(以下简称“章著”)全三卷，将“交子背景下繁华的大宋成都”先探碑，再重塑，然后和盘托出。读罢掩卷，令人生百种谈论、千般赞叹。

章著既以蜀都——世界第一张纸币交子诞生地成都——为其考察、打写的对象，当然得有蜀地的特色，比如上中下三卷每卷皆分为五章，便暗合蜀人传统的“尚五”观念。而这个长长的定位准确的书名，让笔者又联想到了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代表作《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其法语书名也不短，其间也标明了具体的叙事年限